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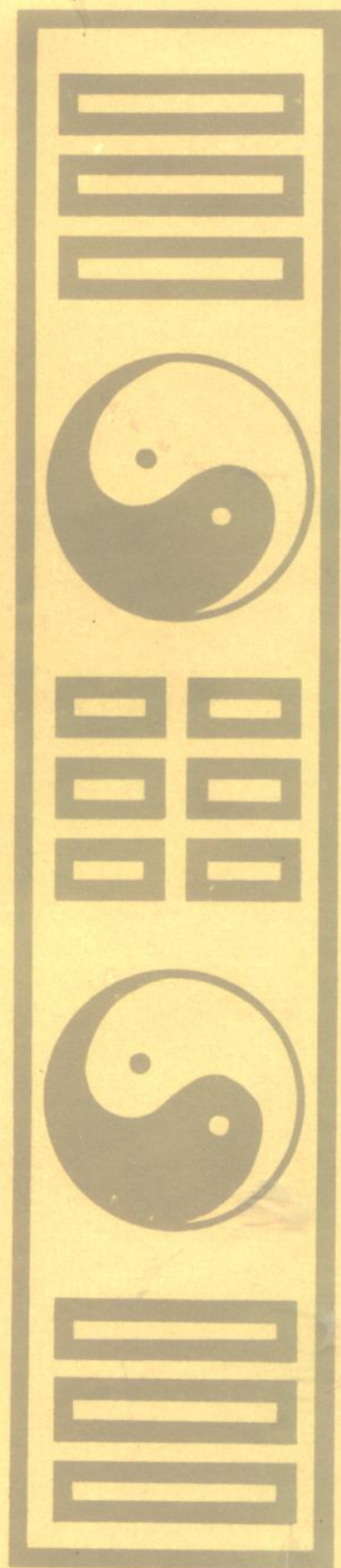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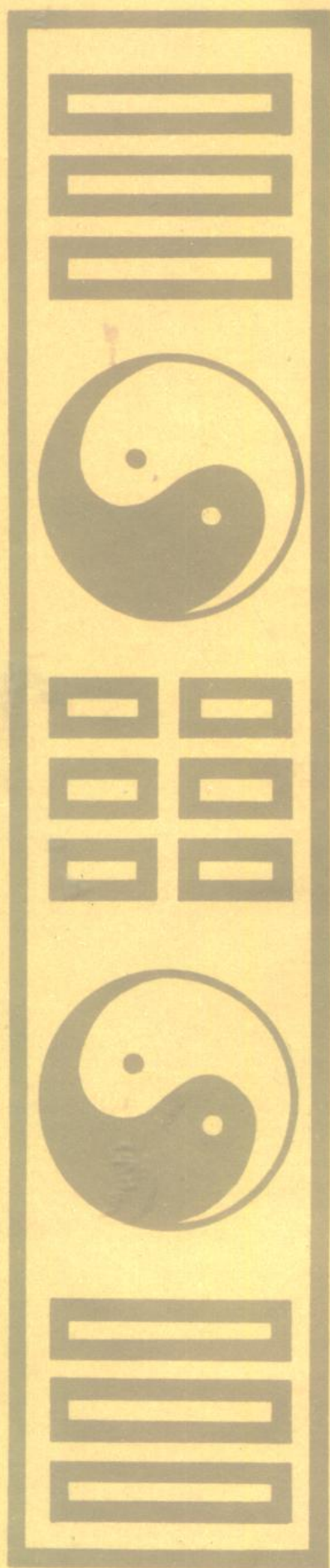
外

道

書

31

巴蜀書社



第三十一册

藏外道书

李一氓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第三十一冊 傳記神仙類目錄

長春道教源流

一

金蓋心燈

一五八

白雲仙表

三七三

道學系統表

四〇六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

四一九

海東傳道錄

四七四

桂苑叢談

四九四

釋神

五〇五

有像列仙全傳

五七四

三教搜神大全

七三七

序

昔史遷論六家要指尊道家而繼儒術班固非之然其言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又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其理至當弗可易也夫人生一世間世之所以戕賊我身無不至我不能以道治身而做做焉自役其形神甚者或陷於利欲膠漆盤中以身為徇而不知返非所謂大愚耶夫道非盡無為也特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遷以為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是也故為君相而坐致此道則載其清靜民以宣一而山林枯槁之士知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亦可以定其神而養其生上之人苟尊禮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嘗不可推常善救人之心指之於天下蓋有儒術所不能逮而道家足挽之者史遷謂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豈虛語哉余中年感異兆學道於羅浮酥醪觀中觀為全真之龍門派源出於邱長春暇因考史冊并取道藏諸書核之知長春之學深有得於道德要言而無煉養服食符籙禳未流之弊而其以道悟元太祖又幾於以緒餘為國家以土苴為天下使後之人頌其慈勇沒世而不能忘斯非古之博大真人者乎余因溯其源流輯為是編以告世之為全真學者若夫諸師神異之迹皆當時學士大夫所稱述茲亦錄之讀者當究其真而毋泥其迹焉可也光緒己卯正月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序

長春道教源流目錄

卷一

全真教總論

王重陽事蹟彙紀

附馬譚劉王郝孫紀略
丹陽子馬鈺 長真子譚處端 長生子劉處玄
玉陽子王處一 廣寧子郝大通 清淨散人孫不二

卷二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卷三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卷四

道一 目錄

邱長春弟子紀略上

趙道堅 宋道安 尹志平 夏志誠 宋德方
于志可 張志素 鞠志國 李志常 孟志源
蔡志遠 潘德冲 曹真 蘇鉉 柳開悟
于通清 喬道冲 李冲道 楊明真 呂道安
畢知常 宋明一 訾互 于志道 李志源
趙志淵 劉志源 范圓曦 王志謹

卷五

邱長春弟子紀略下

王志坦 李志方 陳志益 李志榮 劉道益
李志明 史志經 楊至道 李志全 馮志亨
房志起 劉志淵 董志平 范常真 蔡江月
張真一 王志祐 張志玄
附馬劉王郝孫子紀略
姚瑛 雷大通 劉真一 李大乘 趙九淵
趙悟玄 段明源 任守一 周全道 陶彥明
薛如微 陳知命 王志達 任鳳子 王丹桂
戎體立 崔道演 于道顯 趙抱淵 三張仙翁
辛希聲 張信真

卷六

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略

馬志希 柳志春 陳德定 祁志誠 邱洞真
素志安 何志淵 劉志真 張志謹 李
張志模 趙友欽 陳致虛 張志本 王
張志恭 樊志應 申志貞 何巨川 劉
吉志遠 李志遠 蕭志道 高道寬 李
孫志成 趙志真 徐志根 張志信 賈
陶志頤 霍志真 褚志通 范至果 韓
劉志永 姜善信 李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附馬劉再傳以下弟子紀略及傳授未明者
馬志真 然逸期 李志源 毛養素 把德仲
王道清 孫伯英 張志純 張志樸 賈志希
劉志聖 李志明 馮尊師 都門全真先生

卷七

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

魯大有 汪真常 張道貴 張宗清 張梯
黃明佈 彭通微 鄧道安 李素希 周自然
道一 目錄 三
李德函 羅蓬頭 徐弘道 丁野鶴 姚真人
項子虛 趙與慶 黃公望 余希聖 李道純
杜處逸 張三丰 邱玄清 盧秋雲 蒲善淵
鄧羽 王宗道 趙元陽 劉淵然 邵以正
吳守一 字法道人 楊汝真 黃一真 姚子李
王道成 鍾了賢 孫玄清 李赤壯 閻希言
曹薰 白玄福 楊常炫 鄧大隆 馬真一
王清正 王常月 譚守誠 李太佐 上官明
江本寔 郭長彬 貝本恆 李赤脚 王道人
王至道 曾一貫 柯陽桂 童復魁 江本源
賴本華 余明志

卷八

辨證 十二則

雜鈔 三種

長春道教源流卷一

羅浮醪醑洞主陳教友著

全真教總論

醪醑洞主曰道教之興以元為盛其始全真教邱長春
子見太祖於西域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
而其時有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劉德仁五傳而至鄺
希誠見知憲宗授真人領教事世祖時復命其徒孫德
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銀印三傳而至張志清授
演教大宗師又有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蕭抱珍四傳
而至蕭輔道世祖居潛邸時召至和林留居宮邸以老
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三年賜居壽太一

道一

四

掌教宗師印又有正一教者始自漢張道陵至三十六
代宗演當世祖平江南時召之入覲命主領江南道教
其後子與棣與材暨與材子嗣成皆襲掌教為天師而
其徒張留孫吳全節者並授為玄教大宗師位上卿其
事備見於元史又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稱至元十七年
以三茅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別主道教十八年
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赴闕此其為教蓋別
於前數家續文獻通考又言金章宗時禁以混元受錄
私建庵室者而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序亦言混元為老
氏之邪此又別自為教其徒不見於史不能詳也故道
教至元而極盛亦至元而多歧然考宋邵博聞見後錄

稱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考其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當時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是則爲道教者必當以此爲依歸元之世他教不必論若全真教者核其行事與此昭合至邱長春子當殺運方熾之時以七十餘歲之老翁行萬數千里之絕域斷斷然以止殺勸其主使之回車此則幾於禹稷之已饑而同符於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之義蓋仁之大者也予故輯此書名曰長春道教源流而並采當時論全真之說先揭之使後之學道者知所趨向焉

道一

五

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批據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閭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誅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點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

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卽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故子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間聞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帶乎一白而已金辛愿陝州人此記見甘水仙源錄金史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書史作文有經尺後爲河南府治中正大夫致老氏之爲道以虛無爲宗以重立爲門秦漢以來號方士者始有神仙不死之說若全真爲教大概務以安恬沖澹合於自然含垢忍辱苦身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爲得之元張起巖勞山聚仙宮記。此記見卽墨縣志元史張起巖字夢臣章邱人延祐乙卯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卒謚文穆

道一

六

全真之教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大抵絕貪去欲返樸還淳屈己從人懋功崇德則爲游藩之漸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其堂奧矣元元和子長春觀碑。此碑見國朝金聚泰山志元和子未詳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爲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之秋而矰繳已施陷穽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有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爲常達推移擴充之爲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眞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

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

金王與重修太清觀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王與未詳文云大定十七年因菴而觀末云王子正月日記王子爲

金章宗明昌三年

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問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削若

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

能顛脫縛律自解心光晔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

無異金元好問遺山文集離峯子墓銘○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與定五年第金亡不仕兵後故

老皆盡蔚爲一代宗工

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達垢疏櫛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

道一

七

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駭駭乎

竺乾氏之學矣元袁桷清容居士集野月觀記○元史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官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卒諡文清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

弊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

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

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

世志之所存求返其真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

往從之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

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志於道頗有所述於世元虞集道學古錄

非非子幽室志○元史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從吳澄遊官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

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

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翊立一家之教曰

全真其脩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

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

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莊生所謂遊

心於淡合炁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

根益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

合元徐琰郝宗師道行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萬姓統譜徐琰字子方東平人任浙西廉訪使有文學名東南人士重之元文類

載有徐琰文一篇道家者流推老氏爲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

常無有以冲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

道一

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剴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

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治國平天下則民

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

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

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禪禪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

閣以爲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陽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

得之學闡化於闕右制以強名謂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

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邱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

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

族之鄉百家之間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况大都大邑

者哉元宋子貞通真觀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史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好學工詞賦至元二年拜

中書平章政事以老求退

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立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為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之所以然也立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為命由是而為性由是而為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

道一

九

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元

龜公履中和真人潘公碑○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詩選

癸編徒單公履字雲甫遼海人登經義第官至侍講學士

元文類載有徒單公履文三篇

全真為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減景山林如標枝野

鹿漠然不與世接終之混跡人間蟬脫泥滓以兼善濟物

為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為國以土苴治天下

乎如長春真人邱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

為本其利亦云博哉元王惲秋潤集衛州昨城縣靈虛觀

中統二年羅翰林修撰碑○元史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

拜監察御史卒諡文定道家者流以清淨為宗瞻禳禁醮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真邱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

之元御覽文集○元史御覽字道傳補陽人與黃帝虞

太祖聖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庥宸聰使車馳召長春

邱仙翁崑崙之山歷數年踰萬里觀選朔推道餘沃淵衷

移生靈仁萬有其功大矣元史此碑見中洲名賢文表阮

史李光魯字子晉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卒諡文靖有文集六十卷

王重陽事蹟彙紀附馬謫劉王郝孫紀略

酆醕洞主曰世稱道教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謂自東華

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

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

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其北宗謂

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餘為馬鈺譚

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及鈺之妻孫不二明宋陳

都印三餘贅筆國朝王考金末元初士大夫所撰述

道劍庵瑣語俱同此說皆云重陽得無師智並不云出自鍾呂金密國公瑤碑

云重陽遇二異人於醴泉詢其鄉貫答曰濮人姓則不

知也以續文獻通考鍾離權咸陽人呂真人本傳嚴世

為河中府永樂縣人核之重陽所遇既云濮人必非鍾

呂可知瑤碑又云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漢亦不稱為何

人而榜標道人金蓮正宗記云重陽所遇二道者問其

鄉里答曰蒲板永樂又云重陽飲甘河仙醇道人告曰

吾海蟾公也所述與瑤碑大異其書前序題太歲辛丑

蓋撰於蒙古太宗十三年至至元六年詔贈教主東華

蓋撰於蒙古太宗十三年至至元六年詔贈教主東華

蓋撰於蒙古太宗十三年至至元六年詔贈教主東華

蓋撰於蒙古太宗十三年至至元六年詔贈教主東華

紫府少陽帝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真君呂真人純陽
演正警化真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
陽全真開化真君令掌教張志敬執行見姚燧撰王
源係於是重陽出自鍾呂海蟾竟成故實自爾北宋述
有五組七真之說元劉天素撰西堯撰仙源傳李道
海竊考之終陽仙蹟顯於未世如稱同道人何處士
無上宮主無心昌老及作二方竅幽下三田之類諸家
紀載不一而足朱子亦謂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
權而宋何遜春渚紀聞云真廟時有天神憑鳳翔民言
海蟾新得道諸天皆賀惟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
人兩度是海蟾靈蹟亦著關中當時學道人必皆以此

道一

士

爲宗祖重陽全真集有醉江月詞云正陽的祖又純陽
師父修持深奧更有真尊誰是叔海蟾同居三島弟子
重陽侍尊玄妙手內擎芝草歸依至理就中偏許通耗
詳詞意蓋文王我師願學孔子之謂非謂親承授受仙
像傳即引此集內又有虞美人詞下註云余嘗從甘河
攜酒一瓢欲歸菴道逢一先生云書風肯與我酒喫否
余與之先生一飲而盡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
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令飲余飲之乃仙醉也詞云書
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神襖布青巾好模好樣真箇
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
身便是逍遙達彼岸頭人重陽自言祇云一先生不稱海蟾與瑋碑
合然則金蓮正宗記所述其爲附會無疑義矣故茲編

所錄不溯諸鍾呂海蟾而斷自重陽始。明王世貞
州山人稿云重陽所爲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
純陽追稱之蓋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考長
春磻溪集述其師行教事甚夥無一字及鍾呂集中惟
題鍾呂畫一詩云無我無人性自由一師一弟話相投
談經演法三山坐駕霧騰雲萬里游泛爲稱讀不作私
淑景行語也西遊記稱丙戌盤山請長春師黃籙醮有
之其一云燕國趙公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傳一時鶴
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邱其於海蟾亦不作私淑語
當日張大其說實始於樗櫟道人時長春化去已十餘
年矣弇州偶未之考耳馬丹陽洞立金王集詞云重陽
歸去得乘風又譚長真水雲集詞云吾師三祖是鍾呂
海蟾相傳立與共詞隱約似謂親承授受此疑樗櫟道

道一

三

人所點竄若分梨十化集云丹陽問余不住飲冷水何
故曰我自甘河得遇純陽真人因飲水焉其言與重陽
虛美人詞異與金蓮正宗記云海蟾飲
以仙醪又相牙盾此爲僞託不待言矣
金密國公璫全真教祖碑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
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
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
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爲真常之道
者重陽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獨全其
真者神仙也先生名詰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
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
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衆

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生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閣收復陝西英豪獲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宇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氣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耐歲又饑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饑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成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

道一

三

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鄰里見先生曰害風來也先生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唱內有兩衣袍者繼至屠肆中其二形質一同先生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生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摩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詭而未始詢其意遇游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醴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漿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生口鼻間醴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來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攜鐵甌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爾七月至山東藍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募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

道一

四

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先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闕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耶馬亦隨入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先生目馬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鈺號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

證王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條面餘水賜之
 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蕭洒訓名處端號長真子
 又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
 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
 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誦罵捶楚以磨鍊之往
 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馬譚邱而已八年三月鑿洞崑崙山
 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
 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
 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菴中人見游於肆或留之飯
 預言來醜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概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
 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日前琉璃瑪瑙珍珠衆寶

道一

五

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賢會九年己
 丑四月崑崙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勝日金蓮堂夜有神
 光照耀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崑海水
 至鹹鹵先生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
 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游蓬萊閣
 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
 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
 言先生目秀者卽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卽於州衙
 前登涸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
 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
 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沖虛明妙

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玄者
 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趙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邱
 劉譚馬也又於崑崙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
 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鄰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
 柄內有念陽子號王自髻鬣闊嘗遇玄庭宮主空中警化
 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崑崙海州署相對有小隱郝生鸞肆
 先生倒坐於其間郝曰請先生迴頭先生曰爾不迴頭拂
 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崑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
 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門人
 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
 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

道一

六

招本性甦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
 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
 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
 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
 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
 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頌先生曰我於長安樂村
 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先生復起曰
 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
 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
 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
 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

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與王也命邱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懋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磻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寶道

道一

七

行弘陽祖道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楊軒居士居士援筆而銘之曰

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羣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益公宿緣道氣為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道東宜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寶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為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

其人王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先生高瞻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乎真此碑西塾匠題前金皇叔開府僕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瑋撰道教提舉李道謙書至元乙亥高道寬等立石以劉祖謙重陽仙蹟記考之書文成於金正大初元至元始立石也國朝王親金不萃網備錄此文間有缺字茲據甘水仙源錄補明王世貞金州山人稿跋此碑云道謙書亦適偉有法金石萃編跋此碑云撰者題前金皇叔密國公金源瑋碑刻於元故稱前金源者建國之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國言金曰按出虎水源於此因取以建國焉乃用之舊其籍也瑋金史附越王傳越王者世宗子世宗第二子允恭生于珣嗣位為宣宗宣宗生于守緒為哀宗瑋父越王故哀宗稱為叔父瑋於正大初果封密國公所居有楊軒自號楊軒老人碑稱楊軒居士者以此考元好問中州集劉祖謙瑋志皆紀有瑋事瑋中州集則云百年以來宗室第一人著有如庵小菴歸潛志亦云記詩工書一時文士皆游其門

酥醪洞主曰予讀 四庫提要云自老子言清靜佛言

道一

六

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者各別至金大定中王壽聚徒宜海州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誦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真元興之後其教益盛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及於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為秘密實則舊之緒餘耳今觀此碑重陽立會必以三教名不特平等一會也竊嘗論之世之儒者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說其為程朱學者若陸子靜王陽明輩則以陽儒陰釋詆之至朱子之註參同契則謂蔡元定將編管道州因與討論蓋遭逢世難有託而逃之意宋黃震日鈔乃謂參同契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晦菴與

之游因爲校正其意蓋不滿於朱子何所見之小也夫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以孔子之聖而問禮於老聃何害其爲孔子重陽爲老氏之學而兼誦孝經心經實有得於爲學日益之訓且道家采儒墨之要史遷固言之矣重陽以此爲學卽以此爲教此重陽之大也彼襲其緒餘爲三教合一之說豈知重陽者哉而或者謂此碑所紀多神異之蹟其所傳授乃修養之法有類於神仙家金石萃編又謂此乃其法孫李志源于善慶所錄事實多夸誕之詞考瑋撰此碑在大定初其時長春尙在礪溪集中度世吟註載有重陽擲傘投冠事云翁字篇韻本無乃師之所撰音竹傘本孟海范明叔家借用者後

道一

九

查山下翟公家藏之范知而往取之弗肯予志源善慶皆長春弟子所陳事實當得之長春不盡誣也漢志道家神仙家雖別爲二然史記謂老子修道而養壽朱子謂清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此固未可強分又史記言老子莫知所終或曰太史儋卽老子亦略傳其神異之蹟不特神仙傳也余嘗謂重陽以全真名教莊子曰眞者精誠之至也至誠則能動物至誠則能前知儒者固言之此碑所載大約前知動物之事爲多而其用意則緣於扶世立教於重陽何疑焉○又考元姬志眞雲山草堂集有重陽祖師問道碑其紀述與瑋碑大致相同而略去神異之蹟未段云試嘗論之世之所謂得道

者必詳其迹之所爲所謂得仙者必稱其怪誕所謂長生者必使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變出異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而道家之所謂狡猾也至於自本白根自互古以固存而不壞者豈尋俗之所易見易知哉祖師之來傳此而已其氣運之變不可役其化機之動未始出道遙於廣漠之鄉放任於曠垠之野隱顯莫測應變無方細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淨本然古今常若祖師以此立本以此應世至於蛻形蛻法而直入於不死不生混淪脂合與道爲一焉此亦妄測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雖大辯者不可言詰矣志眞傳重陽之學豈當時所傳神異稍過

道一

十

其實故爲此言以正之歟

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眞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於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

爲證據其在文登海萊州常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
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
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詰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
月而生美鬚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
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
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回物色得盜終不之
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
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伴
狂垢汚人益巨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
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論詭千態萬狀
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

道一

三

直暨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
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
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贗之遂遷於劉
蔣與和李二重人爲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
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曰東
邁徑達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
未易許師故憲師庵居固其扁鐫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
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
追之不及扁鐫如故間與魂交夢警分梨賜粟之化不一
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
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

丹陽諱曰長真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宣
孫曰清淨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
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
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
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
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
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真
前後集傳於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教從
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
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
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

道一

三

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
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
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
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爲歌詩各有集而郝
廣宣獨選於易備見於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瑋讀
云四子傳化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其師資道業
概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沖虛大師李志
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
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鄴亭密邇
靈虛風聞真風故就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
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

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
學者期間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與

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此碑在陝西咸陽至元二十六年

稱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中司都事除武勝

節制副使召爲翰林修撰兼州山人儒有此碑跋云金劉

祖謙撰至元世祖朝姚燧以安西文學爲書法全學宋

文貞碑比之百李不作鑒猶氣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

似舊回真異人哉其推許亦至文內稱和季二真人考祖

庭內傳玉蟾真人和氏名德臻秦州甘泉縣人靈陽真人

李氏京兆終南縣人氏名德臻秦州甘泉縣人靈陽真人

村重陽東遊共居暢道十年馬諱邱劉將至留錢於貨義

之家以待四子歎異待以叔禮是年九月玉蟾順化二十

八年長春邱君奉詔赴闕別時靈陽囑曰吾俟汝爲喪主

踰年春絕粒不食來從長春返歸既至遂化時二月朔日

也文云重陽與和季爲友以祖庭內傳考之蓋師友之聞

國朝諸人獲堅執某云都陽道士胡道玄以一舟往來

道一

三

道一

三

洪之東湖扁曰活死人窩無城城元章廷珪爲賦詩曰一
住行窩幾十年蓬頭長日走如飛海榮亭下重陽子蓮葉
舟中太乙仙無物可憐虛殼外有人能悟末生前出門一
笑無拘礙雲在東湖月在天上此元時道士慕重陽之風而
興者成詩海棠句即用此碑語也明趙嶠訪古游記南時
村成道宮有仙遺海棠記正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金趙
秉文書

金麻九疇鄧州重陽觀記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槩以秋花景佳引以自咎今

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

天者也已滿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

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

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

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

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
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遜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

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暘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

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

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

泯人之生也樸九而瀉一則孩滴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

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

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

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

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詰字知明重陽其號

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

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頗海從遊者衆

既而蛻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編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

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

昔立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

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

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髹像器疏畦佃

具工役之費凡二萬緡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

慧吳通溫持于故人王萬山書求于文諸石既不能拒乃

取柱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成遂

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立珠

不覺沉淪誰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
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全
干宮庭陽之重今大樸盈後嗣作親師其名嗟我有言空
顙鳴無言之言乃真銘此記見甘水仙源錄金史麻九疇
字知義易州人博通五經於易春秋尤長官應奉翰林文字天興元年大元
兵入河南為兵士所得至廣平病死

酥醪洞主曰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也其害風也蓋憤激

使然今以磚碑及劉麻二記考之重陽終於大定十年

庚寅年五十八以此推之則生於宋徽宗政和三年癸

巳其時金源未興所居咸陽固宋地也李道謙七真年譜則云生於宋

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終於金大定十年庚

寅正月初四日是年間五月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故止

五十及宋南渡金人入長安游騎至咸陽然其初猶望

道一

雲

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至建炎四年婁室

破陝府長驅入關張浚與戰於富平而潰金人遂引兵

西上入鳳翔於是咸陽沒於金時重陽年十八矣依七真年譜則年

十九劉記云重陽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不云

在金世此當屬宋建炎初逮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界

劉豫時重陽年十九依七真年譜則年二十磚碑謂廢齊攝事秦

民未附先生家財被劫一空當即是在是年劉記謂天眷初被劫天眷

之誤又云後於終南劉蔣村別業居之置家事不

問考宋失關中以終南與金分界劉蔣後為祖庭在盤

屋之樓觀國朝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老子陵在盤屋

縣東三十里一名樓觀山者是也其地東北去咸陽縣

百餘里西北去鳳翔府二百餘里西南通漢中蓋宋金

分界處矣重陽棄家避地於此其心蓋未忘宋歟麻記

謂重陽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

考金廢劉豫在紹興七年時重陽年二十五依七真年譜則年二

十六方壯歲而逃於酒其用意可知踰年而宋拜表稱臣

於金又三年而吳璘收復陝西諸州有詔罷兵是歲秦

檜殺岳飛時重陽年二十九依七真年譜則年三十磚碑云重陽

半醉高吟曰昔日麗居士如今王害風其為感懷身世

始之以隱遯終之以狂狂益可知矣綴耕錄麗居士相傳家貴巨萬輩送

大梅中修道證果者或又以為龍德公考傳燈劉記比

銓蓋麗蓋也按重陽即比麗居士其用意可知劉記比

之箕子按與其真鄉重陽者哉然則磚碑云天眷間應

道一

雲

武舉易名德威非歐曰非也劉豫廢後踰年金熙宗改

元天眷麻記稱阜昌時已脫落功名矣蓋於天眷而反

應舉耶此蓋李志源輩之文於磚以磚為金源王子為

是飾說耳劉麻兩公聖世於金所為記又在磚後而其

文如是亦可以見重陽忠憤之夙心矣。國朝顧嗣

立元詩選有商挺題甘河遇仙宮詩云子房志亡秦曾

進橋下屨佐漢開鴻基屹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

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

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

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

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巾車儻西歸擬借茅菴住明

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據此則重陽不惟忠憤且實曾糾眾與金兵抗矣金時碑記有所忌諱不敢顯言擬既入元故直揭其大節也元史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癸丑世祖受京兆分地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詩蓋寓京兆時作也

附

馬師鉅字玄寶號丹陽子初名從義字宜甫山東益海州人父師楊字希賢母唐氏師將育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覺而分瑞及長善文學嘗補試郡庠忠顯孫君愛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夜夢一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跪且泣曰我輩生命在公所主覺聞屠猪豎往視之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弗及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

道一

三

因稽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歎曰死生固不在人易若親有道爲長生計大定七年丁亥七月師偕高巨才輩飲於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扶中元後重陽祖師造其席與之瓜卽從蒂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奚白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謂前語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間所談多與師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祖師贊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祖師感化非一師悟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從居崑崙之煙霞洞祖師爲更今名字及號師忽患頭痛祖師令醫於家

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用酒引藥不覺過量疾甚祖師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八年十月復從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遂承法印十年春正月祖師將昇師請曰鉅當爲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邱三道友入關居祖菴十二年復護仙柩自汴歸葬劉蔣師居盧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諱也十四年秋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師曰闕貧譚曰闕是劉曰闕志邱曰闕閒翌日各別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庭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運少

道一

三

停否曰無師曰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華亭李大乘來執弟子禮十九年春築環華亭牆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移植環內沃以水踰月復生大乘爲作異木記以誌之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謂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遂以關中教事付邱長春東歸過濟南有韓洵清甫者慕康節之爲人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虛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二十二年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踰年正